

Volume III · Prose (3)

第三卷 · 散文 (3)

徐志摩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
XU ZHIMO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韩石山 编

徐志摩全集

第三卷·散文(3)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徐志摩全集 / 韩石山编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201-05024-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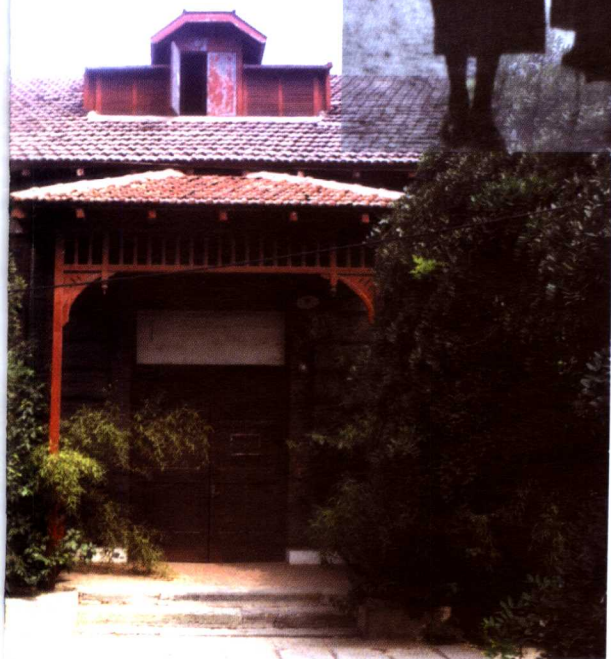
I. 徐... II. 韩... III. ①徐志摩 (1896~1931) - 全集②文字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
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9369 号



徐志摩出国护照上的照片

与泰戈尔、林徽因的合影



初回国在北京的寓所——松坡图书馆旧址

泉勸強行之前兩夕理及

第事令之煩起異感至者以爲之

事與夫人（此名故不考但主於此用之）實有不能相

安者有故不忍復置一切今聞

本師後尚通信不絕且屢之絕譽之則何故有

晦若之舉其神祐不少思誠矣至初又情

亦以此君勸勉其作獨身生活今探勸而示似

又不致至益用途感云云自外局外人而終參

時事新報館藏

北京丞相胡同晨報社

陳博生先生收下不致改

徐志摩先生

快

上海時事新報館藏

徐志摩全集

梁启超致徐志摩的信封及首页



謝 嘉 慶

吊劉叔和

徐志摩

[illegible]

第二九二號
目録

出羽取扣	徐志摩
高會以饒	屈
幾度回廊	郭劍南
式微王樂（讀）	地可憐誰

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十日
九日星期一



在清华园与泰戈尔（右四）、辜鸿铭（右二）、张海歆（右五）等人的合影

目 录

一九二六年 (续)

- [3] 再剖
- [8] 请注意
- [9] “这是风刮的”
- [11] 《昭君出塞》订误
- [12] 《关于“林宗孟先生的情书”》附识
附：顾颉刚《关于“林宗孟先生的情书”》
- [15] 想飞
- [20] 一点点子契诃甫
- [25] 《我的读诗会》附识
附：朱湘《我的读诗会》
- [27] 《朱湘启事》订误
- [28] 契诃甫的零星
- [30] 关于朱湘读诗会的声明
- [31] 《关于〈说有这么一回事〉的信并一点小事》
附识
附：素心《关于〈说有这么一回事〉的信并一点小事》
- [34] 罗素与幼稚教育

- [44] 再谈管孩子
- [50] 《关于翻译来函》附记
附：霁秋《关于翻译来函》
- [52] 关于《罗素与幼稚教育》质疑的答问
- [57] 《狂喜之后》作者订误
- [58] 厌世的哈提
- [67] 《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》附记
附：天心《随便谈谈译诗与做诗》
- [71] 我们病了怎么办
附：梁仲策《病院笔记》
- [78] 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附记
附：梁启超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
- [82] 《江绍原先生来函》附言
附：江绍原先生来函（部分）
- [83] 小启一则
- [84] 《诗刊》放假
- [88] 《剧刊》始业
- [92] 《落叶》序
- [95] 话
- [107] 海滩上种花
- [114] 《今日俞平伯》按语
- [115] 启事两则
- [116] 南行杂记
- [126] 《落叶》广告语
- [127] 《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》按语
- [130] 更正
- [131] 天目山中笔记
- [136] 订误与说明

- [137] 求医
- [142] 《一个态度》的按语
 - 附一：张慰慈按语
 - 附二：胡适旅苏信件摘录
- [151] 一个启事
- [153] 托尔斯泰论剧一节（附论“文艺复兴”）
- [158] 关于党化教育的讨论——答张象鼎先生
 - 附：张象鼎致徐志摩的信
- [168] 《剧刊》终期
 - 附：余上沅《〈剧刊〉终期》后半部分
- [173] 《几则启事》之一
 - 附：《几则启事》其余部分
- [174] 志摩启事

一九二七年

- [177] 徐志摩寻人
- [180] 给陆小曼的信——《巴黎的鳞爪》代序
- [181] 《翡冷翠的一夜》序
- [183] 海粟的画
- [186] 年终便话

一九二八年

- [193] 《新月》的态度
- [200] 汤麦士哈代
- [209]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
- [216] 哈代的著作略述
- [219] 哈代的悲观
- [223]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

附：闻一多译《白郎宁夫人的情诗》

- [249] 一个行乞的诗人
- [265] 《自剖》广告语
- [266] 书《白居易新丰折臂翁》跋
- [267] 《玛丽玛丽》广告语
- [268] 关于女子——苏州女中讲稿
- [285] 富士（东游记之一）

一九二九年

- [291] 《沃尼尔》按语
- [292] 《阿丽思中国游记》广告语
- [293] 《蜜柑》广告语
- [294] 《花之寺》序（片断）
- [295] 波特莱的散文诗
- [299] 《现代短篇小说选》评介
- [301] 《卞昆冈》广告语
- [302] 编辑后言（一）
- [304] 编辑后言（二）
- [305] 《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》按语
- [306] 美展弁言
- [309] 说“曲译”
- 附：英士《帝国主义与文化》评介
- [315] 想像的舆论
- [317] 我也“惑”——与徐悲鸿先生书
- 附：徐悲鸿《惑》
- [331] 南国的精神
- [333] 阿嚶
- [338] 秋

附：赵家璧《篇前》

- [351] 《中国韵文名著选本》编纂办法

一九三〇年

- [355] 《轮盘》自序
[358] 笔会缘起
[361] 一个诗人
[362] 《五言飞鸟集》序
[367] 《诗刊》序语

一九三一年

- [373] 《诗刊》前言
[377] 《醒世姻缘》序
[391] 《猛虎集》序
[396] 《诗刊》叙言

一九二六年(續)

徐志摩全集·第三卷

The Complete Works of Xu Zhimo

Volume III: Prose (3)

再 剖^①

你们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难受不是？这就是我现在的苦恼；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，腥腻从食道里往上泛，但这喉关偏跟你别扭，它捏住你，逼住你，逗着你——不，它且不给你痛快哪！前天那篇《自剖》，就比是哇出来的几口苦水，过后只是更难受，更觉着往上冒。我告诉你我想要怎么样。我要孤寂：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——森林的中心，山洞里，牢狱的暗室里——再没有外界的影响来逼迫或引诱你的分心，再不须计较旁人的意见，喝彩或是嘲笑；当前唯一的对象是你自己：你的思想，你的感情，你的本性。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，不会隐遁，不会装作：赤裸裸的听凭你察看，检验，审问。你可以放胆解去你最后的一缕遮盖，袒露你最自怜的创伤，最掩讳的私衷。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机会。

但我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样一个时机。白天太忙（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），到夜间，比如此刻，静是静了，人可又倦了，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

① 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作；载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《晨报副刊》，文末标“（待续？）”，署名志摩；初收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海新月书店《自剖》。采自《自剖》。

些休息。阿，我真羡慕我台上放着那块唐砖上的佛像，他在他的莲台上瞑目坐着，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。我们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，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！有鞭子下来，我们躲；见好吃的，我们垂涎；听声响，我们着忙；逢着痛痒，我们着恼。我们是鼠，是狗，是刺猬，是天上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。那里有工夫，即使你有心想亲近你自己？那里有机会，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？

前几天也不知无形中经过几度挣扎，才呕出那几口苦水，这在我虽则难受还是照旧，但多少总算是发泄。事后我私下觉着愧悔，因为我不该拿我一己苦闷的骨鲠，强读者们陪着我吞咽。是苦水就不免薰蒸的恶味。我承认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为，不敢望恕的。我唯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我自己的肠胃里呕出——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。我不曾期望同情，我只要朋友们认识我的深浅——（我的浅？）我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容易形成一种虚拟的期望；我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，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该扛上的担负。

是的，我还得往底里按，往更深处剖。

最初我来编辑副刊，我有一个愿心。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，我心目中的读者们，说实话，就只这时代的青年。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，我要假着他们的热血，听他们的脉搏。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，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。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，配版，付印，拉稿，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——有出息得多。我接受编辑晨报副刊的机会，就为这不单是机械性的一种任务。（感谢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，）晨报变了我的喇叭，从这管口里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，它是我的镜子，在这平面上描画出我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。我也决不掩饰我的原形：我就是我。记得我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，就

是一篇供状。我的经过，我的深浅，我的偏见，我的希望，我都曾经再三的声明，怕是你们早听厌了。但初起我有一种期望是真的——期望我自己。也不知那时间为什么原因我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。我宣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。我信我自己的热心（不是知识）多少可以给我一些对敌力量的。我想拼这一天，把我的血肉与灵魂，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，锯齿下去拉，——我就要尝那味儿！只有这样，我想，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；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；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着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，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，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，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，他的欢喜，他的惆怅，他的迷惑，他的伤悲，就比是你自己的，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——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，——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。

并且我当初也并不是没有我的信念与理想。有我崇拜的德性，有我信仰的原则，有我爱护的事物，也有我痛疾的事物。往理性的方向走，往爱心与同情的方向走，往光明的方向走，往真的方向走，往健康快乐的方向走，往生命，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——这是我那时的一点“赤子之心”。我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，什么都是病象：猜忌，诡诈，小巧，倾轧，挑拨，残杀，互杀，自杀，忧愁，作伪，肮脏。我不是医生，不会治病；我就有一双手，趁它们活灵的时候，我想，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，多少让空气流通些，浊的毒性的出去，清醒的洁净的进来。

但紧接着我的狂妄的招摇，我最敬畏的一个前辈（看了我的吊刘叔和文）就给我当头一棒：